

京月
文丛

周瑾 / 著



咖啡洒了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咖啡洒了/周瑾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1

(京眉文丛)

ISBN 7-5399-1570-6

I. 咖...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12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7376 号

书 名	咖啡洒了
作 者	周 瑾
责任编辑	黄小初 于奎潮
责任校对	蓝 潮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3 万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570-6/I·1476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子/1
一些回忆/3
开始之前/28
咖啡洒了/43
天使的脸/65
断裂的时刻/90
没有黑夜的夜晚/96
不应该说的/125
不同寻常的爱情/138
侧面/143
一时的多余感受/165
迷乱的心情/179
入秋的时刻/194
那个静谧的午后/223
寻找力量/240
宁静/259
究竟是事实还是详情/266
结尾/289

目 录

引子

引子

电脑偶然出错，眼前一片外星符号似的乱码。我突发奇想地妄图从这些乱码中看出什么玄机。“上面一个龙下面一个声，它是什么字？”我问自己。那一定是描绘龙的声音的象声字，可龙究竟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渐渐地，我忘记了自己对这个字的探究，沉湎于对声音的联想之中。我是个喜欢声音的人。

只有一些特殊的声音才能唤起我的记忆，包括那些优美的旋律，我也将它们定义为特殊的声音。其实，所有的声音在我的耳朵里最终都会变成一种旋律缭绕在心底，那种感觉像是自己听见了没有流动的水发出的声音。现在，我听见了微风声。

这是个常常令人失眠的城市，城市坐落在海边，一年四季都吹着潮湿的海风。这里的人们喜欢呼吸微带咸味的空气。白天，城市的喧闹中透出一份安详；夜晚，城市的平静里暗藏着许多激情。都说今年夏季之前的台风格外温柔，人们的笑容里自然流露出惬意的神情，这让我想起了海边沙滩上那些散漫的足迹。

我经常连夜出发赶着在海边留下第一个足迹。听父亲说，喜

欢大海的人是喜欢品尝悲伤的人。他抽烟的样子令我怀念。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存在着太多的可能性，父亲的话使我对一切越发地好奇起来。现在，我又有了这样的冲动。

清晨，天空中飘着一个硕大的气球，上面画着彩虹的图样。我远远地望去，心底油然升起一种对美好感觉的眷恋。屏住呼吸，让那感受缓慢地在全身蔓延。窗外飘荡着孩子的嬉戏声。如果季节到了盛夏，空气中便会散发出一种快乐的气息。从第一次知道雨后会有彩虹时，我就分外憎恨那些随意诋毁幸福的人。

目光停留在街道边的一处残垣断壁上，这是一所古老庙宇在一场意外灾难后留下的遗迹。传说这方圆三百里都是神脉的所在地。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为此安然地过着舒适的日子。太阳斜照在微微泛红的墙面上，似是在对我诉说过去很久的事情。现在，我如此迷恋着美好。

熙熙攘攘的人群在马路上穿梭，他们的目光四处寻觅着令自己醉心的事物。市中心的天空是灰蓝色的。我很喜欢这里的傍晚，尤其是那华灯初上，所有霓虹都点亮的瞬间。那一刻，我的眼前闪烁着欲望的色彩。独自在立交桥上游荡，希望自己突然被飞驰的汽车带走，也希望这条路永远没有尽头。

左边那幢墨绿色的高大建筑是这个城市最高的建筑物。光看它的楼顶，它像是钟楼的顶部。每当我看一眼那巨大的钟时，我就会听见秒针催命般的转动声，虽然它只是安静地望着我。现在，我的心不能平静。

一些回忆

1

薛凡对自己的升职并不感到吃惊。当他一看到“秘书”这两个字眼就联想到一个毫不相干的词汇——情人。他认为市长秘书就是市长的“情人”，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政治上。

这个消息仿佛在一眨眼的工夫里传开，办公室里的气氛立刻变得凝重，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汇集在薛凡的背部。他不想抬头，只好又一字一句地读了遍任职通知，发觉里面有很多标点符号用得不准确。窗台上君子兰的叶子有些泛黄。此刻，薛凡的心情已回到了一个月以前。

张市长个子不高，四方国字脸上口鼻端正，粗短浓黑的眉毛下，一双像关公一样的丹凤眼炯炯有神。薛凡坐在张市长的对面，很大的深棕色长方形书桌上一台电脑，一套带有电子记事本的笔筒，黑色和红色的电话各一部。一大堆厚厚的报纸，还有白皮的内参。桌角的右边插了两面很小的国旗。薛凡还是第一次

看见这么大的办公室。那一天，太阳藏在云层里，阳光很柔和。

办公室里，围绕墙的一面半都是差不多顶到天花板的书柜，被整齐的书塞得满满当当。薛凡没有来得及看它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书。墙的另一面是一套黑色的沙发，低矮的玻璃茶几上有一个精致的红木盒子，一个大的玻璃烟灰缸。一入门的右边有一盆绿色植物。张市长的头顶上有一幅山水国画。张市长的嘴角挂着平和的笑容。

“平时喜欢读报纸的哪一版？新闻还是经济？”张市长问。

“都还好。”薛凡回答。

眼前这个四十五岁的男人，有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他没有所谓的政治背景，多年的海外留学生涯让他看起来更像个衣冠楚楚的学者。他没有裙带关系的婚姻，有人说他的妻子至今还在海外。薛凡没有出声，只是想着关于张市长的一些传闻。张市长在一次国际经济研讨会上受到某个领导的赏识，后来很快地就回到了国内，随后张市长的仕途便一发不可收拾。薛凡或多或少有些佩服他，原本想泰然的心绪变得惴惴不安起来。

“对我的办公室感觉如何？”张市长问。

“错落有致。”薛凡回答。

“我喜欢人有态度。”张市长说，“以前的秘书是个细心的人。”

“应该的。”薛凡回答。

薛凡专注的目光开始有些游离了，本想揣测张市长话里的含义，但转念又想，何必呢！很多时候，他都相信不思考也是一种思考，精心刻意地谋划不如随其自然来得巧妙。他摆出一副仔细聆听的样子。

“可这都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张市长说，“你要做的事情是要我的大脑错落有致！”

“还要合情合理！”薛凡说。

张市长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在薛凡接到面试通知时,他设想很多见面时会出现的情景。他以为自己会在张市长这么优秀的领导面前失去理智,或许会过分地张扬,也或许会过分地谦逊,或者彻底地不知所措。他又认真地看了一眼张市长的表情。张市长的目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薛凡感到潜藏在内心很久的那股浩然正气悄然地在张市长的目光里复苏。突然之间,他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公务员生涯感到委屈。

张市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黑色的沙发上坐下。薛凡这时才知道那个精致的红木盒子里装的是香烟。张市长点燃一根香烟,抽了几口然后就掐灭了。

“会打 Golf?”张市长问。

“Sorry。”薛凡回答。

“我听说这边有个笑话,把四十岁的女人比做高尔夫球。”张市长笑了笑说道,“Trouble!”他坐在那里双手比了个挥杆的姿势。

“我想我会把问题当做高尔夫球的。”薛凡说。

“Good,有机会我教你。”张市长说。

薛凡的笑容很淡,却很真切。从张市长神情中传递出来的那种亲切感像空气中弥散的香烟味道,久久地缭绕着,不能挥去。薛凡微微张嘴叹息了一下,就在这微弱的喘息间,那种压抑很久的、说不出口的怨气顿时随着呼吸散得一千二净。他担心自己会情不自禁地大胆起来。

“我想……我有很多的想法。”薛凡说。

“对,有很多事情都需要想法。你对媒体自由怎么看?”张市长缓慢地问道。

心底冒出很多渴望。薛凡可以体味到自己心中的理想渐渐地在沸腾。理想,是不应该再去想了。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说道,“取之于政府,用之于

政府。”

“有意思。”张市长说。

离开张市长的办公室，薛凡一路上都在回想着张市长似笑非笑的神情。他想，或许那就是张市长对自己心领神会的表情吧。他认为辅佐这样的市长工作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认为所有正义、道德的含义，都是有“意义”的含义。意义是个伟大的字眼，一想到它，他顿时就觉得自己不平凡起来。薛凡承认自己在和张市长十五分钟的谈话后，就有了对这个职位的欲望。

一种满足感不自觉地就挂在薛凡的嘴角。瞬间，他又被自己的神情惊醒了，他闻见办公室里有汤面的味道。回神，看见手里的任职通知，还有桌角上的一份公务餐盒。他看着悬挂在公务餐盒边上的一些褐色肉丝，脑海里出现一堆腐烂的肉。薛凡想吐。

有人吃着吃着，嘴里发出带有情绪的哼哈声。薛凡知道，就算那些食物塞满这些人的嘴巴，他们的心里也在不停地咒骂他。办公室里飘荡着大蒜味，酸酸的，臭臭的。有人开始为此怨声载道。薛凡忽然露出宽容的笑容。

2

桌上的台历提醒薛凡，今天是四月十一号，星期六。他沉浸在患得患失的喜悦里。他喜欢回味。自从离开大学校门的那一刻，他就要求自己记住这一刻，他是带着怎样的对未来的期望走出了那扇绿色的大门，阳光灿烂得让他内心满怀希望，充斥着力量。他站在空旷的操场上抬头望着强烈的光线，毫不躲闪地任由它灼烧自己的眼睛。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光芒。薛凡下意识地看看天空，发现自己的内心闪过一丝空虚。

这时，薛凡又想起了自己二十四岁那年的一幕。他的心就是在那一幕之后“唰”地一下豁然开朗了。曾经他懵懂地认为自己

是个不善于激动的人，自己并没有能够去强烈感受事物的心智。当他看见有人因为亲眼目睹日出而泪流满面时，他的内心感到茫然。所有他感受到的只有山顶清寒的风。可就在多年前的那一瞬间里，他改变了，像是自己的灵魂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内心冉冉升起了一团红日。他感受到“唤醒”的力量。

薛凡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改变。自从二十四岁的夏天那个同样是个星期六的下午，“唤醒”的力量就再也没有消失过。回想一些曾经能够振奋内心的场景，它们都随着时光的流逝黯淡着。天空有些阴郁的下午，一个叫久儿的少女站在学校的舞台上，台下几百名学生的人群里，薛凡靠在学友何亮的肩膀上打盹。他半梦半醒地，时不时地睁开自己困乏的眼睛看看何亮激动不已的侧面。或许，就是这一刻上天注定了他们的不同，何亮看见了久儿的美丽，而薛凡听见了久儿的歌声。

是歌声让他的心腾地一下睁开了眼睛，随后，他听见的就是天籁般的声音，优美得让他想哭。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叫缠绵。至今，薛凡都无法追忆起久儿当时的美丽，记忆里一片睡眼蒙眬的白色。当以后他无数次地面对久儿时，当他无比亲昵地贴近她的面孔时，他都没有感受到她的美丽。他认为他爱上的是没有样貌的久儿。他睁开眼睛，眼前是一排密密麻麻的背影，他又闭上眼睛，他觉得自己仿佛可以看见那个少女的歌声。

那是学校为赈灾募捐举行的一次义演，整个活动全是由薛凡和何亮两个人一手策划。薛凡主内，何亮主外，两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时，薛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他只认为这是他作为学生会主席应该做的工作。演出场是学校的操场，从演出一开始，薛凡就在考虑怎么收场的问题。为此何亮的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笑容。

薛凡知道这是何亮又在取笑自己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好在现场的一切井然有序，就连每一次演员谢幕时的掌声都是按照要

求此起彼伏着。薛凡没精打采地闭上眼睛,随即不知不觉地打起盹来。内心有一种因长久读书造成的困倦感,即使睡很久都睡不回来的疲惫。后来,他听见了久儿的歌声。

那是一首很古老的歌曲,歌名《敖包相会》让薛凡听起来有些许的不舒服。原本这是一首情歌,但在久儿的歌声里那种情意切切里却透出丝丝的哀伤和凄凉。薛凡试图想看清楚舞台上的久儿,可他看见的就是那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久儿的歌声滑过薛凡的心底。他似乎看见天在他紧闭的眼底亮了起来,心中那一道歌声留下的滑痕变成了眼中穿越黑暗的一道光亮。如果说有人的眼睛里可以闪烁出光芒,那么就说明这个人的心里有光。薛凡想哭。

薛凡认为,那纯净的歌声挽救了自己的心灵。记得有个夜晚,何亮突然问他苦读十年寒窗的意义是什么时,他一时间回答不上来。心迷茫在夜色的黑暗里。于是,他问何亮什么是意义,何亮没有回答。薛凡怀疑自己的内心遗失在那晚。当久儿的歌声一闪而过,薛凡觉得自己的笑容在内心也随着一闪而过。他看见了意义。“意义”这个词汇甜美地浮现在他的生命之中,然后又沉入他未来的深处。那一刻,他有很多的话想对身边的何亮说。何亮目不转睛地望着舞台上的久儿。

所以,意义这个词汇在薛凡的心里是很特殊的。薛凡冲何亮笑着,他的笑容里包含着他对万事万物的顿悟,他还笑出了声音。何亮的目光一直等久儿的白色裙角彻底消失在舞台后才落在薛凡的脸上。然后何亮表情有些惊愕地望着薛凡,薛凡突然间的笑容和笑声让他感到莫名其妙。

“笑什么?”何亮问。

“我发现自己以前很愚蠢。”薛凡回答。

“你变聪明也未必是件好事!”何亮说。

“可它有意义!”薛凡说。

“意义？可怕！你不如把它换成‘目的’、‘作用’或者‘结果’什么的。”何亮说。

“少来你的玩世不恭。”薛凡回敬道。

“记住，这是智慧的一种。”何亮说。

何亮的目光又在舞台后的人群里寻找。他认为白色是他的盲点，任何东西不论大小一旦覆盖上了白色，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当他再次远望到久儿那张五颜六色、光芒夺目的脸孔时，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动人的美丽。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情不自禁地站起了身。

“你看什么？”薛凡问。

“这不是看，这叫如影相随！”何亮说，“她太漂亮了！”

“谁？”薛凡问。

“她。”何亮回答。

薛凡和何亮是同一个导师的研究生，可以说他们是同门师兄。何亮比薛凡大两岁，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才考进了这所万人瞩目的大学。而薛凡一直似是踩着云梯，从小学保送到最好的中学，从中学又保送到这所最好的大学，然后又破格被选定做这个导师的弟子。薛凡是学生时代的先进分子，所以，何亮戏谑地说薛凡是尝尽“政治”甜头的学生，然后他又说薛凡是个从小就懂得什么叫“资本”的人。在他们之间，说不清楚是谁先把对方当成了朋友。

面对何亮对自己的评价，薛凡说何亮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一点——能够很敏锐地看到事物的本质但又常常会夸大其辞。何亮的脸上浮现出他特有的表情，微微眯起双眼深沉地望着远处，嘴角挂着一副轻蔑的笑容。他说这是他读尼采读出的处世哲学，要把握一切就要俯瞰一切，想征服一切就要先轻视一切，然后再去重视一切。何亮拽着薛凡的胳膊就走。

薛凡来不及挣脱。久儿坐在舞台后面的一把椅子上，她背对

着舞台头靠在椅背上，长长的头发瀑布般倾泻。在她转过头的这一刹那，何亮松开薛凡的手走上前去。薛凡在不远处望着他们。何亮毕恭毕敬地伸出手，面部谦逊的神情里没有一丝的慌张。薛凡感觉自己的心跳很快。他们寒暄着。薛凡低头盯着久儿站起身后的白色裙摆。

久儿侧头朝薛凡的方向笑了笑。薛凡清晰地记得久儿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了何亮，而何亮却说薛凡一看见漂亮的女孩子就心慌意乱，变得稀里糊涂的。薛凡确定何亮对他有了隐瞒，他想起久儿对自己的笑容，淡淡的却给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惊讶久儿的那种笑容背后怎么会有那么撩人的歌喉。薛凡也冲久儿笑了笑，只是那个笑容没有完全笑开。

不知道他们怎的就走到了薛凡的面前。久儿面对何亮一直微笑着，笑容似是她与生俱来的表情。她给人的感觉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瘦高个头，很白。薛凡只觉得眼前白花花的一片。何亮拍拍薛凡的肩膀。

“她叫久儿。”何亮说道，“我问她这是不是她的艺名，她要我猜，你说呢？”

“可能吧！”薛凡回答。

“看你的表情，他好像说得不对。”何亮对久儿说道。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回答？”久儿问。

“别人回答也是回答。”何亮回答。

“老师肯定不喜欢他这样的学生。”久儿冲薛凡说道。

“不，老师很欣赏他。”薛凡回答。

“哎，你还帮他！”久儿说。

“……”薛凡不知道该说什么。

何亮笑了。

“你的歌唱得可真好听。”薛凡说。

“可我觉得我很紧张，这是我第一次唱给你们这些文化人

听。”久儿说。

“不要轻易说好话,要考虑后果的。”何亮说。

久儿笑出了声。薛凡觉得久儿说话的声音和歌声太不一样了,久儿说话的声音有些许的沙哑,笑时喘气的声音也很明显。有人在叫久儿,她冲何亮点点头,再耸耸肩膀然后转身就走了。何亮得意地望着久儿远去的背影,脸上有一副意犹未尽的神态。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一晃而过。薛凡回头望望操场上密密麻麻、激动不已的人群。突然间,他发现自己能够理解那些澎湃激昂的表情了。

“你猜我看见了什么?”何亮问。

薛凡相信人都有种天性,只要人可以把这样或那样的天性从内心深处表达出来,再把它发挥到极致,那就是一个天才。他看久儿就有这股强烈的感受,久儿的整个身体里都充斥着歌者的灵气,那种漂浮不定、忽隐忽现的美妙感觉。短短的几分钟里,他就发现自己被笼罩在久儿歌者的魅力里。

“一个未来的大明星。”薛凡回答。

“不,我看见了机会。”何亮回答。

何亮的笑容很诡秘。薛凡一直很难琢磨透自己和何亮之间的友谊,那绝对不是男人的志同道合,也不是一种完全的相互欣赏。何亮说比女人还要计较的人就是男人,正因为男人计较到了极点,对什么都要争强好胜,所以就显出了所谓的男子气概。薛凡不置可否地摇摇头。整个夜晚,何亮都处于一副沉思状态里。

那次赈灾义演举办得很成功,很多报纸都转载了薛凡在校刊上写的报道。在写这个报道的过程中,薛凡把自己对“意义”的体会放了进去。他认为这是他第一次明确了自己作为学生会主席的职责。以往,他对学校、社会这些词汇的理解很狭隘,很空泛。而这次他意识到同学们、群众们都是活生生的字眼,他们像自己需要歌声一样需要很多东西去唤起内心的激情。薛凡的内心多了份对

“他人”的责任感。

不久,就有记者来采访他们。薛凡严阵以待地坐在学生会办公室里,可当新闻灯“啪”的一声打开后,烁亮的灯光让他的双眼不知道该看哪里。他斜眼瞥见还在窗边抽烟的何亮,不由得有些佩服何亮的从容不迫。门外,有很多围观的同学。采访他们的记者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一头齐耳的短发,眉毛很淡显得眼睛格外有神。薛凡感到自己的呼吸有了困难,觉得眼里的天空很低,很沉。

摄像机启动,薛凡和何亮面对面地坐着。女记者对着镜头噙里啪啦地说了一番,薛凡一句都没有听清楚,可女记者说话的声音让他觉得似曾相识。此刻,久儿的歌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这是薛凡镇定自己的惟一力量。因太紧张攥紧的拳头渐渐地松开来,薛凡僵硬的面部表情趋于松弛。

“你们的文章提到了社会责任感,我想,社会责任感对于你们年轻一代会不会是个很老套、刻板的说法?”女记者问。

“当然不,其实我相信无论哪个时代、无论什么样的人都会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只是有时候,它显得很隐晦。”薛凡回答。

“其实,那是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何亮补充道。

“那能不能偷换一个概念,把你们所说的社会责任感变成信仰这个词……”

女记者将话题变得很严肃。薛凡看见周围人的表情里有些许的不满和嘲谑。何亮趁换磁带的工夫小声叫他,转换话题,轻松收场,不然他们就会成为同学们的“打假”对象。“假正义,假正经……”等等这类字眼钻出薛凡的脑海。他想,如果一个人可以把事情做得像海边的日出和久儿的歌声那么具有煽动力和感染力,那么信仰这个字眼就不会那么冠冕堂皇,而变得真实了。

“我信仰一种‘意义’。”薛凡回答女记者。

“‘意义’是个很宽泛的词啊!会不会有些空洞呢?”女记者

问。

“不，它很具体，具体到一些很小、很细微的事情上。”薛凡回答。

“比如放弃你大好的前程，到偏远山区当个老师，你会吗？”女记者笑着问。

“我会。”薛凡说。

“那你呢？”女记者问何亮。

“不会。我会先做一个‘意义’的价值比较。”何亮说。

“可‘意义’不能用‘价值’去定义它！”薛凡说。

“那你是不是信仰‘价值’呢？”女记者问何亮。

“不，我相信‘科技’。”何亮回答。

薛凡想这是他听见何亮说的最真实的一句话。突然，他发现了何亮极其严肃认真的一面，那就是何亮对待科技的态度。所以，何亮迷恋网络科技是有道理的，当他坐在电脑面前，脸上是一副相当专注近乎于虔诚的表情，双眼放出光芒，似是看见了未来和希望。半个小时的采访结束了。

女记者在临走之前对他们说，希望他们所说的都是心里话。现在是个实话实说的年代。薛凡认为女记者有所置疑的说话语气让他很是不舒服，脑子里回想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真真切切。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话说得太直白，而让人产生了误会。何亮在身边又点燃了一根香烟。

“你说，真实究竟是一种幼稚还是一种深刻呢？”薛凡问。

“你过于认真了。”何亮说。

有同学评价薛凡和何亮都是年少轻狂的典型，他们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大谈社会责任、信仰、科技这类深奥的字眼。很快，他们就被同学们疏远了。可何亮从表面看上去仍然和同学们打得火热，他们和他们一起嬉笑怒骂地走进食堂，带着唾沫星子对女生品头论足，甚至还和他们一起嘲笑薛凡。这一切，并没有让薛凡感到意

外。

学校的操场还遗留着演出的残迹，研究生楼在操场的最尽头。一些没有撕去的宣传画在几夜的露水中越发变得模糊不清。从研究生楼的楼台远远望去，整个学校都笼罩在一片雾蒙蒙的雨中。学校保持了几十年的园林建筑风格，新建的教学楼顶或多或少都添加了些古典建筑的痕迹。这是一个雨季。薛凡闭上眼睛，六年的学校生活可以让他看着这处风景就会联想起别处的样貌。学校的大湖泊应该是荷花露出骨朵的时候了，他想。

事实上，最让薛凡不理解的事情是，为什么何亮他居然可以和别人一起嘲笑他自己。校园里的一切都让薛凡感到陌生，那些近而远之的目光让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在何处。薛凡独自散步，溜达到学校湖泊旁的小亭里，它有个好听的名字“清水亭”。每年夏天这里都盛开着美丽的荷花，薛凡心底冒出诗人般的感慨。当他把那些语句念出口时，他却发现那些双双对对的初恋者们已经把他当成了爱情笑料。薛凡走出小亭，站在河边沉思着，像个落寞的失恋者。

“你建造了你的形象，但同时你又在毁灭你的形象。”薛凡担忧地对何亮说道。

这次谈话之后，薛凡和何亮渐渐地陌生了。那天宿舍突然停电，薛凡借给何亮两根蜡烛，烛光映照何亮消瘦的脸孔。清秀的面孔上一双忧郁中藏着巨大秘密的眼睛，这让薛凡想起了小说《红与黑》里的于连。宿舍里没有别人，时不时有人冲进来，然后又走出去。何亮坐在薛凡的对面，听见薛凡的话头也没有抬。

“人生来就要被别人唾骂，为什么我不能骂自己？”何亮低沉地回答道。

薛凡感到孤独，内心瞬间暗淡起来，友谊变得像烛光一样微弱。他深深吸一口气，然后很缓慢地吐了出来。再也找不到话题。何亮也是一副对薛凡心不在焉的样子。薛凡很难相信自己的